

作家频道

两件寻常事

王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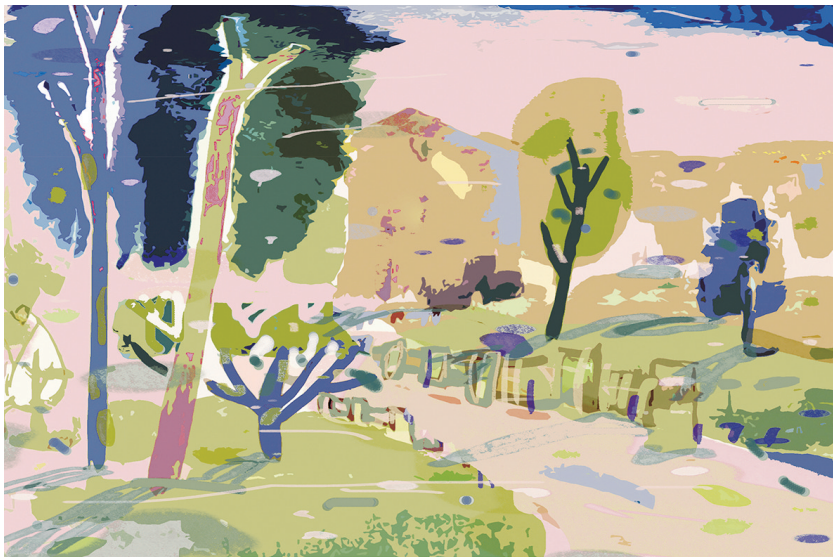


插图 阿占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看似并不起眼的寻常事，搁在那儿，平平凡凡，淡然无奇，但一旦被植于新的形式，其内容立马变得“精彩”“亮丽”，散发出奇特的光芒，令人眼界大开，思绪万千，随之是赞叹不已。

去温哥华住在一个居民小区里。小区里有所谓的别墅，也有公寓。不过这些别墅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空间”巨大，可以任意栽花育树，种菜养鱼。别墅除了建筑，只有几十平米的空地，显得有些逼仄、狭小。住在公寓里更是没有接近大自然的条件，想种植只能在有限的阳台上凑付凑付，这难免让一些人感到“失望”“失落”。

然而小区的尽头有一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的闲置空地，产权属于公共，管理权在业委会。平时这里大都处于空闲，只是在初春之际，会运来大量的“营养土”，以备随后对小区的绿化区域进行“翻新”和“改良”。面对如此空旷的土地，也有居民曾幻想过，此处种植倒是不错的地方。然而这只是头脑“兴奋兴奋”而已，谁也不敢真正“试水”。被罚款是小事，搞不好还会被告上法庭，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坐牢。侵害公共财产，这可是违法的大事。

不过就这么闲置着，也确实可惜。没事在小区遛弯时，我还“献计献策”：何不搭个临时舞台，让居民没事卡拉OK一下？

去年的某一天，小区的居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大体意思是，业委会在闲置的空地上制作了四十个种植箱，准备租借给居民使用。面积虽然有限，但比阳台上的空间明显要大得多。关键是按“地气”，可以顺其自然地融入大自然，不像阳台与大地相距甚远，有“空中楼阁”之嫌。箱子里可以种菜、花、水果，以及自己喜欢的任何植物。凡住在小区的居民都可以提出申请，但要收一定的费用，每年三十加元。这点钱一看就是象征性的，而且要“赔本”。因为土壤、肥料、水，无偿供应。

我去参观时，种植箱里已硕果累累。有比拳头还大的西红柿，犹如圆脸盘的花菜，迎着太阳的向日葵，紫色的大圆茄子，还有一些看着眼熟却叫不上名字的蔬菜。各种鲜花也争奇斗艳，红的黄的绿的粉的紫的，姹紫嫣红，赏心悦目。放眼望去，整个种植区一片丰收景象，而那些硕果恰似人们美好幸福生活的象征，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谁的点子？或许是某个人，但更应该是小区居民的共同心愿。看似平常无奇的举动，却让生活和人生无形中增添了乐趣和色彩，真该点个赞，也真的值得借鉴和学习。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就是这样，平淡中蕴含着奇妙，只是不曾被发现而已。

在温哥华公园里，不管是“国家公园”，还是“社区公园”，都有不少供游人休息的桌凳，铁的，木的，圆的，方的，长的，单人的，双人的，式样多种，材料各异。这些桌椅有的是“官方”提供的，上面没有任何标志、说明。但也有不少镶嵌着铜牌，上面镌刻着不同的内容，或长或短，几乎都有各自的故事。这些都是为

了纪念逝者，由私人捐赠的。逝者有的是捐赠者的长辈，有的是捐赠者的爱人，有的是捐赠者的孩子，还有的是捐赠者的姊妹以及情侣等等。

一套桌凳或一张长椅，平时出现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当人们走累了，需要休息了，突然看到眼前的桌凳，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怀念和悼念亲人的形式有多种，有的会在路口燃一刀纸，有的会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有的则会在遗像前摆上一些贡品，而捐赠桌凳，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形式，表达的是个人深厚的情感，提供的却是让众人享受的方便。九泉之下逝者应该感到欣慰，捐赠者也会觉得值得。它向人们彰显的不仅是亲人间的情感，更是对社会对众人的一种热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应该只是个人的世界，孤立的感情，温馨、温暖与友善是普世的价值，更是人生的最美追求。

两件寻常事，折射出不寻常。事实证明，只要有心用心，任何人间事物都会有光有色有情有味。



诗坛新作

允许我热爱  
这个错觉  
(外一首)

高伟

我坐在窗前  
窗外是栈桥走了众人后的午夜  
史前一样漂亮 我的心散漫  
像是一枚没有地址寄出的邮票  
这就够了 这么好的孤独  
一点都不寂寞  
允许不圆的月亮是为我一个人预备的  
天文学家说 天上需要流逝千百万个  
闲散暗哑的星星 才能出现一个  
光彩照人的月亮  
允许我就是千百万个闲散暗哑的星星  
其中的一个 如今我多么喜欢  
无人问津的时光 像这个午夜  
允许地球是我一个人的  
允许我热爱这个错觉  
我曾在太空视角看过地球孤独奔突  
的样子

像一个孤儿在宇宙间奔跑  
多么像地球上那个我  
生命本质上就是自个儿活着  
星星与人类一样  
此刻的大海散发着克莱因蓝的光泽  
一如我偏爱的缓慢 缄默和  
从容不迫的品格

城市秀场

何以为继

大梁

记者节是11月8日，千禧年才确定，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想想也有道理，记者一行，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哪有时间过节。离开广电已整十年，跟之前同事联系日疏。但感谢每年记者节，总能如闹铃般勾起不少回忆，进而便引发连锁效应，老同事们纷纷记挂，免不了约几个知己，围炉畅谈过往。

时也运也，想必任何职业都有自己的所谓“红利期”，记者也不例外。80后一代，赶上国家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智能手机的出现，仿若往池塘扔了颗小石子，但一石激起千层浪。传统媒体的高墙出现了裂痕，进而松动。互联网的铺天盖地，让所有人前胸贴后背，牵你发动他身，彼此之间已不分彼此。各说各话，各出各声，嬉笑怒骂，皆沿着“网路”飞奔。电视这个“厨子”不讨喜了，人们自己要动手下厨，佐料自己加，口味自然千变万化。媒体已不再是个具体的指代，而成了大家共同的

身份。再犟的记者也得向现实服软，曾经已经成为了曾经，而未来是看不清的未来。

远了不说，十年前的媒体还腰板颇硬，尝试转型但口是心非。以为还牢牢握住的角色，总不至于被“跑龙套的”撬走。那时我们仍然坚信“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们还在义愤填膺地把带“真”字的很多词语连缀成句，直到世界翻了个“个儿”，南极企鹅真的找它的北极熊朋友去了，戴着黑框眼镜的记者才张大嘴巴，惊呼“这是个玩笑”，然后问“这怎么可能”这样不咸不淡的问题。

同样的尴尬有很多。朋友家刚装修好房子，问把电视摆在哪里合适。刚选好了位置，突然问了自己一句：我们平时看电视吗？答案是从脑缝里抠出来的，但也着实肯定，看，但很少。于是以答案为导向，既然不看，为什么要买，既然不买，为什么要选位置或者留位置等等。一直推导到既然大家都不信了为什么还要说

这样形而上的问题。最后自己把自己逗笑了，结果是从网上订了一台销量最高、最智能，差不多要占据整面墙壁的大彩电，安装后，作用与镜子相仿，对着电视刷手机是常有之事。遥控器摁钮的物理碰触与指尖和屏幕的亲密接触相比，高下立现。所以思想也进一步开放，允许泛功能化的用品在周围呈现装饰性效果，以此来呈现我们在混乱生活中仅存的秩序井然。

还在报道一线奋战的朋友对我说，单位搬新大楼了，得空回去看看吧。他这么说的时侯，我想起了原来电视台老楼外墙的斑驳，后院一棵高大的槐树上爬满藤蔓，更换过多次的、崭新的窗棂与楼梯格格不入。入楼前的三层台阶，第二级的左侧被磕掉很大一块，后来在老楼即将被拆掉的前夕，我到大门前跟电视台的牌子合了个影。那时我很想翻墙而入，进去看看他们是否已经把那块缺失修补上，当然，现在已经没那个必要了。

允许蜂鸟  
停在忍冬花上  
——致敬米沃什

把此刻安顿好  
比讨论意义或声讨天气  
更是我的宏大叙事  
一再地回忆过去或展望未来  
就是一再地人去楼空  
把当下贱卖掉 不如直起腰来  
老米沃什那样  
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世界是一个军事问题  
活到现在 有惊无险  
不是劫后余生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大胆去做 不恐惧  
没有人在乎自己 这多么轻松  
允许笑笑自己的毛病  
就像笑笑整脚的衣服上裂开的缝线  
知道米沃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给我的礼物 就是  
允许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来到地球上我不再难为情